

東亞文明研究叢書 64

# 東亞漢籍研究論集

張伯偉◎著



##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東亞漢籍研究論集 / 張伯偉著。  
--初版--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民96〕  
528面；15 \* 21公分。(東亞文明研究叢書；64)  
含名詞索引及人名索引  
ISBN: 978-986-01-0170-6 (精裝)

1. 漢學 - 論文, 講詞等

033.07

96011624

統一編號 1009601742

**東亞文明研究叢書 64**

**東亞漢籍研究論集**

著　　者：張伯偉

策　　劃　者：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

「東亞經典與文化」研究計畫 (<http://www.eastasia.ntu.edu.tw>)

出　　版　者：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發　　行　人：李嗣涔

發　　行　所：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http://www.press.ntu.edu.tw>)

法律顧問：賴文智律師

展　　售　處：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10617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電話：02-23659286 傳真：02-23636905

E-mail：[ntuprs@ntu.edu.tw](mailto:ntuprs@ntu.edu.tw)

責任編輯：蘇怡如

封面設計：陳思辰 (<http://www.freedommedia.com.tw>)

出版時間：2007年7月初版

定　　價：新臺幣 700 元整

GPN: 1009601742

ISBN: 978-986-01-0170-6 (精裝)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 導言：域外漢籍研究—— 一個嶄新的學術領域<sup>1</sup>

域外（尤其是東亞）漢籍研究在中國的開展，如果以首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的舉辦為代表的話，至今已有二十年。這個會議是由臺灣聯合報國學文獻館發起組織，自 1986 年至 1995 年共舉辦了十屆，並出版了會議論文集。在首屆會議論文集的〈編者弁言〉中，大致歸納了會議論文的若干主題，它們集中在 1. 域外漢籍的流傳、出版與版本；2. 域外漢籍的現存情形與研究概況；3. 域外漢籍的史料價值以及中國與東亞各國的關係。編者特別指出：「這些學術論著多是以往漢學家們不會注意，或是根本生疏的。」<sup>2</sup>一方面是域外漢籍本身所固有的重大價值，另一方面是許多學者對這一學術資源的缺乏瞭解，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令人欣喜的是，在時光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時候，這一狀況已得到了相當程度的轉變。我們有理由相信，域外漢籍研究是本世紀一個嶄新的學術領域，其價值和意義完全可以和上世紀的新

---

<sup>1</sup> 本文原發表於《學習與探索》第 2 期（2006 年），由於其論題可概括本書之研究要旨，故略加修訂，作為本書之導言。

<sup>2</sup> 參見《第一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1987 年），頁 1-2。

學問——敦煌學作類比，甚至有以過之。

何謂域外漢籍？在我看來，就是存在於中國之外或域外人士用漢文（主要是古漢文）撰寫的各類典籍。具體地說，可以包括三個方面，即 1.歷史上域外人士用漢文書寫的典籍，這些人包括朝鮮半島、日本、琉球、越南、馬來半島等地的知識人，以及十七世紀以來歐美的傳教士；2.中國漢文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比如大量現存的中國古籍的和刻本、朝鮮本、越南本等，以及許多域外人士對中國古籍的選本、注本和評本；3.流失在域外的中國漢文古籍。關於域外漢籍的範圍，學界尚有一些分歧，比如日本學者往往將上述第一類典籍稱作「準漢籍」，第二類為「和刻本漢籍」，第三類才叫做「漢籍」。我覺得不妨統稱為「域外漢籍」，其主體則是第一類文獻，即域外人士用漢文撰寫的各種思想、歷史、文學、宗教、藝術等方面的典籍。那麼，這樣的典籍能否成為一個專門的學術領域呢？

說到一門學問的成立，它應當滿足若干基本條件，大致說來有：1.具備豐富的資料來源；2.能夠提出新的問題並產生相應的新的理論和方法；3.有相對穩定的研究隊伍和大批研究成果。以這三點來看，域外漢籍研究足以形成一個專門的學術領域。

即便現在尚未編纂成域外漢籍總目，甚至以國別區分的韓國、日本、越南漢籍總目也未編成，但根據不完全的書目來看，已能確認域外漢籍是一個豐富龐大的資料寶藏。對於眾多中國學者而言，域外漢籍還是全新的領域。新材料的關

注，往往能夠引發新問題的提出。域外漢籍研究，是要將歷史上的漢文文獻當作一個整體來看待，這就超越了一時一地的限制，而要求研究者以更為宏通的眼光、更為寬廣的胸懷、更為謙遜的姿態來處理各類漢文文獻。十多年前，我在〈域外漢詩學研究的歷史、現狀及展望〉一文中提出，「當務之急是文獻的整理和出版……中國學者應該積極地投入於對基本文獻的收集、考辨工作中去」<sup>3</sup>。兩年前，我在《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的「發刊詞」中，特別揭橥了《集刊》的宗旨，即「重視以文獻學為基礎的研究」<sup>4</sup>。這首先因為域外漢籍本身就是一個龐大的文獻存在，而這些文獻還未得到很好的整理。對於研究工作來說，尚缺乏一個較為堅實的基礎。其次是因為所有新問題的提出，都應該是立足於文獻基礎之上的。它需要的是對文獻的全面把握，而不僅僅滿足於一鱗半爪，甚至是搜奇獵異。這樣才可能達到古人所謂「拈大題目、出大意義」<sup>5</sup>之境。比如說，為什麼朱子學在朝鮮時代獲得了比在中國更為崇高的地位？為什麼朝鮮時代的文人要撰寫《宋遺民錄》、《明遺民錄》？為什麼日本漢文學中政治意味較淡，而情色意味較濃？朝鮮、日本知識分子對中國的觀感是如何變化的？在漢文學圈中，文學經典的標準

<sup>3</sup> 蔣寅、張伯偉主編：《中國詩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3輯，頁4。

<sup>4</sup>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1輯，卷首。

<sup>5</sup> 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卷8，「江藩論詞」條。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4冊，頁3423。

該如何確立？中國經典在域外漢籍中得到了怎樣的闡釋？漢文化的啟蒙教育在域外是如何展開的？域外漢文學和藝術中呈現的審美眼光如何形成？中國典籍傳播的數量、種類、途徑等在朝鮮、日本和越南有何異同？漢文化圈在接受漢文化的同時，又如何保持自身的特色等等？以上問題，皆由域外漢籍本身提出，而非局限在中國漢籍中所能慮及，又涉及到經學、史學、文學、語言、教育、藝術、宗教、商貿、交通等眾多領域，面對這樣的研究對象，自然就會逼迫人們以不同的眼光和方法來處理。

這裏要強調的，就是一個東亞視野。當我們把歷史上的漢字文獻賦予一個整體的意義時，我們的眼光自然就超越了國別的限制，同時也超越傳統史家局限於文化一體的視野。陳寅恪在 1934 年總結王國維的學術成就和治學方法時，曾舉出三方面的特色，「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sup>6</sup>即為其中之一。在這裏，「互相補正」所表現出來的旨趣是平等的，它超越了傳統史家天下一統或「中心—四裔」的觀念，值得我們在域外漢籍研究中加以發揚和倡導。誠然，域外漢籍與中國典籍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係，但今天的研究如果還僅僅從證明自身「文教之盛」的角度去看待周邊國家和地區的漢文化，就未能擺脫「禮失而求諸野」的思想牢籠，未能消釋「慕華」、「事大」的心理優越，最終不利於

---

<sup>6</sup> 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收入氏著：《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頁 219。

域外漢籍研究事業的發展。「中心—邊緣」的二元化區隔，只會限制域外漢籍的研究意義。在王國維、陳寅恪、陳垣等人建立起來的學術傳統中，無論是揭示事實真相，還是提煉歷史認識，都能打通中心和邊緣，追尋對人的精神世界的理解與體驗。這樣，域外漢籍的價值就不只是中國典籍的域外延伸，不只是本土文化在域外的局部性呈現，其對漢文化整體的理解與認識，當然也就不是無關宏旨或無足輕重的了。漢文化在歷史上曾發揮偉大的作用，它已經成為東亞各國人民精神世界中的重要因素。抉發這種因素，闡釋其價值和意義，使漢文化在二十一世紀的世界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正是今日學者從事域外漢籍研究的使命之一。

世界上沒有一成不變的研究方法，但可以有若干基本原則。在現階段的域外漢籍研究中，我以為可以提出以下兩條原則，即實證性和綜合性。略舉一例，我曾以清代詩話之東傳為主題寫過一文，這關涉到如何處理書籍的傳播和影響，其操作方法和使用文獻的範圍大致為，1.據書目以考；2.據史書以考；3.據日記以考；4.據文集以考；5.據詩話以考；6.據筆記以考；7.據序跋以考；8.據書信以考；9.據叢書以考；10.據印章以考。<sup>7</sup>基本上能夠體現實證性和綜合性的原則。在這裏，綜合性是要見其大局，實證性是要不忘細節。結合在一起，就是既由大見小，又由小見大。所謂「綜合性」，

---

<sup>7</sup> 此數則參見〈清代詩話東傳略論稿〉，載《域外漢籍研究集刊》（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2輯，頁385-388。

是因為不僅各國漢籍有其自身的系統，而且與中國的漢籍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因此，域外漢籍的研究，應力避就事論事，畫地為牢。域外漢籍的主體是由域外知識人所撰寫的漢文文獻，儘管使用的是漢文，但表達的是他們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其中有些是與中國的著述相一致，有些則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這就需要在實證和綜合的基礎上作比較研究。

域外漢籍研究在中國，在新世紀已顯出方興未艾之勢。例如，臺灣大學在 2002 年起執行了「東亞文明研究中心」計畫（2002-2005），以東亞儒學、東亞文獻、東亞教育為主要研究方向；其後在 2005 年又成立了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其主要研究計劃中就包括了「東亞經典與文化」、「東亞民主」、「東亞法治之形成」等課題。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哲學研究所下設若干研究方向，在「經學研究群」和「詩與詩學研究群」中，都有關於日本、韓國的經學和漢詩研究，並出版了《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及《補遺》。臺北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開設了「東亞漢文文獻研究」的研究生課程。在大陸，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成立的眾多日本文化或韓國學研究所，或多或少涉及漢籍研究。南京大學於 2000 年成立了「域外漢籍研究所」，已形成對域外的目錄文獻、文學文獻、史學文獻、思想文獻、教育文獻、醫學文獻、藝術文獻、宗教文獻等方面的整理計劃和研究規模。上海師範大學在 2005 年也成立了「域外漢文古文獻研究中心」，並擬以敦煌學、佛教和小說為重心。中華書局從 2005 年開始出版《域外漢籍研究集刊》，它集中了中外學者的最新研究心得，也使得

域外漢籍研究擁有了自己專門的學術園地，必將對這門學問在中國的發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我們可以設想，經過眾多優秀學者若干年的不懈努力，必定能夠積累一批研究成果，形成一支研究隊伍。一門新學問的誕生，不會是一個遙不可及的未來。

上世紀初伯希和與斯坦因在敦煌拿走了許多古代的珍貴寫本，在世界學術界引起轟動。他們一個在 1907 年，一個在 1908 年進入莫高窟藏經洞，敦煌學的誕生可以追溯到這裏。但在 1930 年，陳寅恪在〈陳垣燉煌劫餘錄序〉中說：「吾國學者其撰述得列於世界燉煌學著作之林者，僅三數人而已。」<sup>8</sup>陳氏寫作此文時，年紀在 40 歲。如果回顧一下敦煌學在中國的開展，則今日的域外漢籍研究，與上世紀的敦煌學研究在某些地方有點類似，有志於獻身學術的年輕學子，不妨重溫一下陳寅恪的這段著名論述，茲引錄於下以結束本文：

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sup>9</sup>

---

<sup>8</sup>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236。

<sup>9</sup> 陳寅恪：〈陳垣燉煌劫餘錄序〉，引自氏著：《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236。

# 目 次

導言：域外漢籍研究——一個嶄新的學術領域.....i

## 綜論篇

壹、域外漢籍與中國文學研究.....	1
貳、騎驢與騎牛——中、韓詩人比較一例.....	23
一、中國詩人的騎驢傳統.....	23
二、海東詩人的騎牛傳統.....	31
三、騎驢與騎牛的思想意蘊.....	39
參、再論騎驢與騎牛——漢文化圈中文人觀念比較一例....	51
一、「騎驢」在中國文學中的意蘊及典範.....	51
二、「騎牛」在麗、鮮漢文學中的象徵意義.....	62
三、「騎驢」與日本漢詩.....	72
四、結語.....	84
肆、花郎道與魏晉風流關係之探討.....	87
一、花郎道釋名.....	88
二、魏晉風流與名僧丰采.....	96
三、魏晉風流與花郎道.....	107

伍、《文選》與韓國漢文學.....	115
一、引言.....	115
二、《文選》在新羅朝的影響.....	117
三、《文選》與麗、鮮文壇.....	122
陸、《文鏡秘府論》與中、日漢詩學.....	137
一、西明寺與唐代詩學.....	137
二、《文鏡秘府論》與中國詩學.....	143
三、《文鏡秘府論》對日本漢詩學的影響.....	149
柒、《東人詩話》與宋代詩學—— 以文獻出典為中心的比較研究.....	163
捌、從中、韓誠子傳統看宋尤庵的誠示子孫詩.....	193
一、引言.....	193
二、中國誠子傳統略說.....	194
三、朝鮮時代的誠子文獻.....	201
四、尤庵誠子詩的特色及其形成.....	207

### 韓國篇

玖、朝鮮時代目錄學新探.....	227
一、引言.....	227
二、書目數量.....	228

三、書目分類與特色.....	235
四、書目與學術文化.....	283
拾、韓國歷代詩學文獻總說.....	297
一、引言.....	297
二、詩話.....	298
三、文集.....	303
四、筆記.....	307
五、選本.....	311
六、類書.....	316
七、行紀.....	319
八、史書.....	324
拾壹、華西先生說《孟子》「浩然章」義平議.....	331
一、引言.....	331
二、《孟子》「浩然章」大義疏釋.....	334
三、華西說「浩然章」要義.....	339
四、從「浩然章」義看華西與宋子.....	352
五、華西與孟子.....	360

## 日本篇

拾貳、論日本詩話的特色.....	375
一、日本詩話的資料及其整理.....	375

二、日本詩話的特色.....	381
三、日本詩話與中、韓詩話的關係.....	402
拾參、日本漢詩總說.....	413
一、引言.....	413
二、王朝時期.....	414
三、五山時期.....	426
四、江戶時期.....	432
五、明治以後.....	439
後記.....	443
附錄：域外漢籍研究答客問.....	445
名詞索引.....	463
人名索引.....	469

## 壹、域外漢籍與中國文學研究

所謂域外漢籍，根據我目前的認識，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內容：一是歷史上域外文人用漢字書寫的典籍；二是中國典籍的域外刊本、抄本、選本或註本；三是流失在域外的中國古本。經過前輩學者的辛勤搜輯，流失在域外的中國古本通過翻拍、影印或撰寫目錄等手段，多已為學術界所知見。但古代域外人士用漢字書寫的典籍，以及中國典籍的域外刊本或選註本，卻大量存在於中國的周邊國家和地區，成為域外漢籍的主體。自 1992 年以來，我對域外漢籍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曾多次親赴日本、韓國、越南、沖繩（古代的琉球）、新加坡等地收集資料，主持或參與了國內外的若干科研項目，並在 2000 年在南京大學成立了域外漢籍研究所。我深信，隨著有關文獻整理工作的展開，例如目錄、提要、資料彙編、文獻校釋等，一個新的學科分支——域外漢文學研究即將誕生。這一學科分支直接涉及到三方面的研究，一是漢字文學研究；二是東方文學研究；三是比較文學研究。本文要談的主要是其中一個方面的研究，即漢字文學研究。漢字文學是以中國的漢語文學為主，並包括周邊國家和地區歷史上的漢文學。以整體漢字文學為背景，這對於傳統的中國文學研究來說，到底會帶來什麼樣的變革，產生什麼樣的結果，這無疑是一個令人興奮的學術課題。

我先來舉一個大家熟悉的例子。《文鏡秘府論》是唐代日本來中國的空海大師（774-835）所編纂，書中彙集了許多在中國已經失傳的齊、梁以來至中唐的詩學資料。<sup>1</sup>市河寬齋《半江暇筆》云：

唐人詩論，久無專書。其數見於載籍者，亦僅僅如晨星。獨我大同（806-809）中，釋空海遊學於唐，獲崔融《新唐詩格》、王昌齡《詩格》、元兢《髓腦》、皎然《詩議》等書而歸，後著作《文鏡秘府論》六卷，唐人卮言，盡在其中。<sup>2</sup>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十三云：

此書蓋為詩文聲病而作，彙集沈隱侯、劉善（經）、劉滔、僧皎然、元兢及王氏、崔氏之說。今傳世唯皎然之書，餘皆泯滅。按《宋書》雖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諸說，近代已不得其詳。此篇中所列二十八

<sup>1</sup> 有關《文鏡秘府論》材料來源的考訂，可參看日本小西甚一：《文鏡秘府論考·考文篇》（東京：講談社，1953年）；王晉江：《文鏡秘府論探源》（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80年）。

<sup>2</sup> 轉引自池田胤：《日本詩話叢書》（東京：文會堂書店，1921年），第7卷，〈《文鏡秘府論》解題〉，頁215。案：林衡於文政三年（1856）所撰〈市河子靜墓碣銘〉列其著述多種，其中有《半江暇筆》5卷。至大正乙丑（1925）市河寬齋曾孫市河三陽撰〈寬齋先生著述解題〉云：「先生碑文尚載《半江暇筆》五卷，諸家著述目錄舉若干書名，皆未得見之。」詳《寬齋先生餘稿》（東京：遊德園，1926年），頁430。如今在日本遍覓不得，究竟是亡佚或藏在私家，待考。

種病，皆一一引詩，證佐分明。<sup>3</sup>

四聲八病是中國詩歌史上的重要問題，但八病由何人提出？其含義又是如何？在沒有見到《文鏡秘府論》之前，中國人的論述是不明晰的。例如，紀昀《沈氏四聲考》卷下云：「按齊、梁諸史，休文但言四聲、五音，不言八病。言八病，自唐人始。」羅根澤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就是根據《文鏡秘府論》，得出沈約提出「八病」說的結論。這個結論，也就被中國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研究者所普遍接受。因此，《文鏡秘府論》作為一部非常重要的域外漢文學典籍，是廣為人知並廣為人用的。然而，這只是在極其豐富的域外漢籍寶庫中的一種。

在中國歷史上，漢文化曾給周邊地區和國家以很大影響，形成漢文化圈，除中國以外，主要還包括當時的朝鮮、越南、日本、琉球等地。後者又可稱作「域外漢文化」。直到 20 世紀初，漢文化圈主要以漢字為書寫工具，知識人寫作了大量的漢文作品，因而在這些國家和地區就保留下大量的漢籍文獻。略舉如下：

(一) 韓國：漢籍數量驚人，僅以首爾大學奎章閣所藏韓國本為例，據 1981 年出版的《奎章閣圖書韓國本綜合目錄》，就達 33088 種。其中除少數如小說類中的「國文」部

<sup>3</sup> 賈貴榮輯：《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2003 年，光緒 23 年刊本），第 10 冊，頁 135。

分，絕大多數是漢籍。韓國的漢籍中，文集佔有相當大的比重。如《韓國文集叢刊》已出版 350 冊，收文集七百多種；《韓國歷代文集叢書》3000 冊，平均以一集一冊計算，也達 3000 種。

(二) 日本：日本的漢籍也極為豐富，根據岩波書店出版的《國書總目錄》及《古典籍總合目錄》的著錄，即使排除了其中的日文本，漢籍的數量仍然是驚人的。從文集來看，如《群書類從》和《續群書類從》的文筆部，《五山文學全集》、《五山文學新集》、《日本漢詩》等，其數量也是相當可觀的。

(三) 越南：根據由法國遠東學院和越南漢喃研究院於 1993 年合編出版的《越南漢喃遺產目錄》( Catalogue des Livres en Hanoï ) 著錄，越南的漢籍作品共有五千多種（其中包括一些喃文作品），其中集部類達一千六百多種。這還只是越南北部（主要是河內）的藏書目錄，其全貌絕不止於此。

(四) 琉球：琉球歷史上儘管頗多文學之士，但文集多未刊刻。朝鮮時代南公轍〈記琉球人語〉記載：「自古有學問文識之士，而俗不刊書行世，如有著書者，則只謄傳於子